



鈴木光司

环界 4

新生 THE BIRTHDAY



环界 4

新生 THE BIRTHDAY

[日] 铃木光司 著 平宣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界 .4, 新生 / [日] 铃木光司著; 平宣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7.1
ISBN 978-7-5442-8566-7

I. ①环… II. ①铃…②平…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432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125

BIRTHDAY

© Koji SUZUKI 1999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9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环界 .4, 新生

[日] 铃木光司 著

平宣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褚方叶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9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566-7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THE BIRTHDAY

- 第一章 空中浮棺 1
- 第二章 剧团疑云 31
- 第三章 生日快乐 125



第一章

CHAPTER 01

空中浮棺

1990年11月

意识清醒以前，她一直茫然地盯着天空。所谓天空，其实只是一片狭长的范围罢了，蓝色以外的部分全被黑色的边框住。一开始她搞不清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身在何处。

她从睡梦中醒来，感觉仍在半睡半醒之间。身体两边紧贴着水泥墙壁，后背底下也同样是冰冷僵硬的感觉。如果上面的天空是圆形的，她还可以猜测自己身在井底，但是照现在的形状来判断，自己好像在一条狭长的排气沟内。

从这儿无法直接看到阳光，通过皮肤感觉到的冰冷气息，她知道现在是早上。偶尔由远及近传来一阵苍凉的乌鸦叫声，在狭窄的空间里回荡，却看不见它的踪影，接着听到船上的

汽笛声。她可以肯定这里靠近海边，海洋特有的潮汐味道刺激着鼻孔。渐渐地，她终于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应该是在面朝东京湾的大楼的楼顶上。

她抬高下巴，看到两条生锈的水管横在头顶旁，两边的水泥墙紧贴着身体，肩膀和手臂完全无法动弹，整个人直挺挺地仰卧着，都没办法侧卧。裂开的水泥墙凸出几根铁条，像箭头一般尖锐，稍一动弹就会被刺到。

她挺直身体抬高头部，试着朝脚底看去。不知是眼睛的错觉还是思维不集中，先前以为是铁条的东西，竟然被风吹得摇晃起来，定神一看，不是铁条，而是和服腰带。她不知道另一端绑在哪儿，只见它在脚边飘啊飘。一瞬间，她联想到《蜘蛛之丝》这本小说，接着又想到地狱，顿时觉得全身的毛细血管都收缩起来。她实在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记忆仿佛打碎了的瓦片，四处散落，极力回想也凑不出有意义的片断，每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搅得一团乱。

这里到底是哪里？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很明显，她的记忆有一部分已经消失，甚至连究竟有多少地方是空白都不知道。她不禁在内心低唤着自己的名字。

“高野舞……”这名字应该没错吧？她有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总觉得有些不协调：一种拂不掉的异物蹿入了身体，

自己好像已经不是自己了。

接着，她竭尽全力地回想自己的背景，包括到目前为止的种种经历——二十二岁，文学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要进哲学研究所。

忽然间，脚底传来一阵痛楚。高野舞战战兢兢地抬起脸朝脚下看去，吓了一跳，因为她看不到自己的脚。一时间她弄不懂是什么东西遮蔽了视线，于是眯着眼睛仔细一看，那竟是自己隆起的肚子。她惊恐地瞪大双眼——套装半裙下的腹部竟然莫名其妙地胀大了。她忘了脚痛，用手轻轻抚摸肚子，发觉异物并不是夹在裙子与肚皮间，因为腹部的皮肤是从内向外膨胀的。她记得自己的身材原来属于纤瘦型，胸部也不丰满，纤细的腰肢更是让她一向引以为豪。

惊愕感退去后，高野舞抚摸着肚子，无法相信眼前的情景，大脑一片空白。她仿佛事不关己地观察着自己高挺的肚子，猛然间，脑海里浮现出“孕妇”这个词。

从这时开始，她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片段的影像，逐渐理解了自己为何在这里。

事情的开端是一盘录像带。

“我不小心看到了……”

当时，高野舞明明有不祥的预感，但还是看了那盘录像带。

她回想起将带子放进录像机，按下播放键的情景，手指上的触感仍然十分清晰。

2

不管是得到录像带也好、看了片子也好，全是自然地发生的。她似乎是偶然看到那盘录像带，但并不知道背后到底有没有人为的力量在操纵。她过于畏惧肉眼看不到的力量，缺乏知道真相的勇气，于是说服自己，将它看作偶然事件。

高山龙司的死牵涉一盘录像带，这是高野舞从龙司的友人浅川那儿无意间听来的，但到底是什么情况，浅川并没有告诉她。

龙司看到了惊人的影片，惊吓致死，这种滑稽假设是高野舞自己捏造的，否则如何对外界说明一盘录像带会致人死地的内幕呢？如果不这样假设，就无法理解浅川的话。高山龙司死后，浅川问她：“难道龙司真的没有对你说什么吗？譬如说录像带之类……”仿佛暗示高山龙司的死是录像带造成的。当时高野舞并没有相信他，但不知这是不是变成了暗示。似乎被一种冥冥中的力量牵引，她看了影片的内容。

高山龙司在大学里是教逻辑学的，经常在杂志上连载哲学论文。负责重新誊写论文的就是他的学生高野舞。龙司的字迹非常特别，看惯了的人才能理解，高野舞本着拜读老师论文的心思，主动争取到了誊写的任务。

高山龙司在写完连载的最末一节后突然去世。解剖遗体的法医安藤满男判断，他的死因是围绕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阻塞，引起急性心肌梗塞，但在真正的死因上仍然存有许多疑点。连龙司的朋友浅川都始终暗示，一盘神秘的录像带才是直接致死原因，这更为他的死增添了重重疑云。

高野舞将原稿最后的部分交给杂志社编辑前，才发现长达一年的连载，结论部分竟然缺了几页。她寻遍龙司的房间，仍然找不到那些缺页，只好到龙司的老家相模大野去找。

高野舞向龙司的母亲说明原委，便来到龙司住的二楼找寻。从小学到大学二年级，龙司一直将这房间当书房用。从书到衣服、电器、小家具，所有的物品全装在纸箱内，杂乱地堆积着，隐藏的死角很多。找了一阵子，也许是疲惫感使然，高野舞强烈地感觉被某种“东西”从身后窥视着。

当她还是高中生时，有一次，美术老师邀请她做油画的模特。虽然穿着衣服，她仍然可以感受到老师的视线仿佛穿透衣服，抚摸着她的肌肤，深入她的骨骼一般，使她产生惨

杂着羞怯和陶醉的兴奋感。事情过后，她听说画家在画人物的头部时，目光可以穿透皮肤观察头盖骨的形状，才知道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原来美术老师的眼睛清楚地掌握了我的骨架结构。

如同当时感受到的强烈视线一般，她觉得有一股锐利的视线刺入脊背，透过皮肤挖她的肉，深入骨骼。

高野舞不得不回头看去，背后有一个被她的粉红毛开衫盖住的黑色东西。她将毛衣拿开一看，原来是一台黑色外壳的录像机，虽然没有插上电源，但仍有微弱的红色信号在闪烁。这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浅川的话：“难道龙司真的没有对你说什么吗？譬如说录像带之类……”

这句话引发了高野舞的好奇心，她立刻将录像机的电源插上。

3

高野舞越来越觉得自己出现在这个地方并非偶然，说不定是谁早已安排好的。她现在躺的地方是大楼屋顶上的排气沟，和录像带长方外盒的形状颇为相像——不，应该说和录像带的外壳更相像。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天空逐渐晴朗，

染上越来越浓厚的蓝色。光线从龟裂的排气沟缝隙里照进来，形成明暗的光影，快速地向下滑动，有如射进录像带盒子里的那道光线般迅速转动……

高野舞回想起在龙司的老家，将录像带从录像机中抽出的那一瞬间，从里头吐出来的录像带仿佛一张咧开的嘴巴，正扮着鬼脸嘿嘿笑。她触摸录像带时，虽然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仿佛有生物身上的温暖传到了她的手指上。

带子上写着奇怪的标题：

莱瑟·米里尼、法兰克·辛那屈、沙米·迪贝斯·Jr·1989

这标题写得很不高明，无法说明带子的内容。高野舞猜想，这盘录像带应该不是揭发内幕的物证之类，也许只是拷贝了其他录像带。

高野舞现在十分后悔从龙司的老家把录像带拿回来，只不过是要找几张原稿，为什么要被那盘录像带吸引呢？不理它不就好了吗？

光线逐渐落到裂缝底部，直接射进高野舞的眼睛，原来太阳已经升到中天了。她虚弱地抬起左臂。手上没有戴表，

她只能利用光线的高度来推测时间。

高野舞觉得意识开始成块地脱落，清醒和恍惚互相交错。从醒来到现在的几个小时里，她半睡半醒地打着盹，唤醒过去的记忆。现在，最紧急的事是想办法逃离这里。

照理说，她应该感到恐惧或悲观，但她像局外人似的观察着自己。她觉得意识模糊，似乎无法把握自我，不由得一阵恐惧。

没来由地，高野舞脑海里浮现出一幕景象：井底有一位楚楚可怜的少女。这景象应该是某个东西引发的才对，但是完全不知道它的来源。一股柑橘香味刺激着她的想象力，少女的面孔化为一个具体的影像，时而紧贴她的身体，时而飘然而去。同时，少女的影子逐渐成形。高野舞侧耳倾听四周的声音。她孤零零地待在这儿，实在有种说不出的恐惧，因此盼望有人在身边，期待赶快有脚步声过来，不管是谁都可以。

我只能在这里等人救援吗？高野舞开始为自己的无助生气，她讨厌消极地等待。

从墙壁垂下来的绳子是唯一可以和外界相通的救生索。往上看去，只看到一个打成圆形的结。这条绳子恐怕支撑不了高野舞的重量，但是没有其他方法能出去。绳子的一端刚好垂在她脚尖旁，距离地面有几十厘米。高野舞勉强坐起上

半身，想试试看能移动多少，但是疼痛的左脚踝撞到墙壁，她不由得发出惨叫声。这证明她的意识仍然很清楚，反而为她增添了勇气。

高野舞冒着冷汗，忍着疼痛，尽管她一心逃出困境，却连上半身都无法抬起来。

“救命啊！救命啊！”她试着喊了几声，头上一览无遗的天空吞没了她的声音，外界任何反应都没有。如果没人凑巧有事到顶楼来，她叫破喉咙也是白费力气。

高野舞开始思索其他办法：得设法引起人们的注意，让他们上楼来，比方说如果有东西从天而降，来往的行人应该会看到。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往下扔。

高野舞双手往头上方一伸，指尖碰到两三块水泥块。她拿起其中一块，差不多有大拇指大，这种东西就算打到行人的头，也不至于造成严重伤害。在初中和高中，她是田径队的短跑选手，又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垒球高手，不过像现在这样平躺着，究竟能把水泥块扔多远，她倒没有试过。如果要扔的话，只能用右手往脚的方向抛，而且要让它越过屋顶的栏杆掉到地面才行。

阳光渐渐向东倾斜，高野舞想，中午是人较多的时候，于是用右手抓起一块石头往空中一抛，却连一点回声也没有，

它仿佛凭空消失在空气中一般。她望着狭窄的天空怅然若失。眼前细长的天空就是全部的世界，她不禁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和外界联系上。

高野舞继续摸索，这次摸到的是十厘米长的铁管，比刚才的小水泥块更重，能扔得更远。不过，如果无意中打到人的头，可能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她不希望给别人造成伤害，也想记下自己的遭遇，便开始翻找身上的口袋，看看有没有什么布料可以绑住铁管，这么一来，捡到的人就不会误认为它只是无意中掉落下来的东西了。但她的口袋里并没有布条，撕破裙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她闭上眼睛，一个好主意忽然浮上心头：和铁管绑在一起的东西越醒目越好，最好一看就知道是女性用品。再没有比这个东西更合适的了——她准备将内裤脱下来紧紧绑在铁管上。

这机会只有一次，如果失败就完了。高野舞慢慢地将裙子往上翻，摸到裸露的腰骨，但是，就算她用指尖抓破自己的皮肤，也摸不着内裤——天啊！竟然没有穿内裤！这种事平常不可能发生，她从来不会不穿内裤就出门。

她不由得抬起头看看下方，却被隆起的腹部挡住了目光，只好用手摸索。在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她猜想，这大概就是胎动吧，但是转念一想，自己还是个处女……意

识又开始模糊，肚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看着露在裙外的肚子，里面的压力使腹部凹凸不平。这时，她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中的情节，感到不寒而栗。

4

高野舞的记忆是不会出错的。

她以前差点献身给男朋友。当时她躺在床上，姿势也和现在一样，双手双脚伸直仰卧着。她和男友推心置腹地交谈过之后，下决心要献身给他。他是同一所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名字叫杉山，皮肤白净，体形纤瘦，五官俊秀，个子比她高一点，是个标准的美少年，和她很相配。高野舞并不是被他的外表吸引，而是佩服他学问广博。杉山的文学造诣极高，精通占星术和希腊文化。博学多闻的他在什么样的领域都能侃侃而谈，对她的问题也能迅速地给出正确的答复，让她敬佩不已。

高中时期，高野舞热衷体育运动，进了大学，她决定全心攻读学术知识，碰巧遇上了才华横溢、充满中性魅力的杉山，不禁对他一往情深。擅长田径项目的她选了杉山做男朋友，让许多死党跌破眼镜，不禁狐疑地问：“咦？她不是喜欢体育